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收藏

# 张学良口述历史

(访谈实录)

4

张学良 / 口述

张之丙 张之宇 / 访谈

《张学良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 / 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本卷目录

<b>第二十九次访谈 信奉基督教 如何研究历史</b> .....	977
1. 告别政治和尚 .....	977
2. 走向神学之路 .....	981
3. 蒋先生要我研究《明儒学案》 .....	988
4. 教会等于我们基督徒的家 .....	989
5. 蒋夫人说我又走错路了 .....	995
6. 我年轻时就多少受基督教影响 .....	998
7. 外面传我不是我爸亲儿子 .....	1000
8. 我研究明史，反对明朝 .....	1003
9. 我是受洗后结的婚 .....	1007
10. 我讲话从来没有稿子 .....	1010
11. 本想抗日之后中国可以强大 .....	1014
12. 品格的培养比学问要紧得多 .....	1018
13. 历史不是写出来就算的 .....	1022
14. 我是三朝元老，正好是最热闹时代 .....	1028
<b>第三十次访谈 漫忆旧事 杂谈人生</b> .....	1033
1. 江海潮可能是我的学生 .....	1033
2. 是不是我的字，我一看就知道 .....	1039
3. 我真佩服王必成 .....	1043
4. 坏人台上唱戏，好人坐屋叹气 .....	1045
5. 张群是蒋介石的谋士 .....	1049
6. 九秩寿庆有很多意义 .....	1051
7. 六十大寿时蒋经国来了 .....	1053
8. 我养兰花不是看花是看叶 .....	1058

9. 钓小鱼走，钓大鱼守 .....	1061
10. 我预言将来美国一定是罗马，快完了 .....	1064
11. 丢了东北，一言难尽 .....	1067
12. 要紧的是奋发图强 .....	1070
13. 东北不丢不会信上帝 .....	1071
<b>第三十一次访谈 我的父亲 婚姻家庭 求学经历 .....</b>	<b>1077</b>
1. 我父亲做事跟我一样 .....	1077
2. 那时中国的势力是三巡阅使 .....	1081
3. 我父亲和冯麟阁是敌对的 .....	1084
4. 吴佩孚的军队都叫我给解决了 .....	1085
5. 杀李大钊是法院处置的 .....	1090
6. 我父亲这人很宽厚 .....	1092
7. 老师跟日本的冲突 .....	1096
8. 我母亲这个人好厉害 .....	1106
9. 我不愿人家管我叫少帅 .....	1113
10. 我曾曾祖父原来姓李 .....	1115
11. 老师的六个夫人 .....	1116
12. 鸦片有瘾就不提神了 .....	1124
13. 我就不是个念书的料儿 .....	1125
14. 我打过我弟弟 .....	1130
15. 我的婚事不是政治交易 .....	1132
16. 六个妹妹 .....	1135
17. 我爸爸信风水，我才不信那套 .....	1138
<b>第三十二次访谈 内战之苦 郭松龄事件的影响</b>	
<b>孟禄访谈 .....</b>	<b>1143</b>
1. 我不能一礼二宾 .....	1143
2. 我不愿打内战 .....	1145
3. 我头一回去听演讲 .....	1148
4. 五卅惨案发生后到的上海 .....	1151
5. 郭松龄事件有正面和反面两种影响 .....	1154
6. 我不自作主张了 .....	1157
7. 溥仪这个人没有思想 .....	1159

8. 我从来都是言行一致的 .....	1163
9. 我跟饶汉祥没有通过信 .....	1166
10. 尸谏说得太厉害了 .....	1168
11. 王锡昌不是出名的人 .....	1172
12. 我家的财产都归钟三爷管 .....	1176
13. 冯玉祥进故宫并没有拿东西 .....	1179
14. 老师与日本的关系 .....	1183
15. 邵飘萍是我给枪毙的 .....	1188
16. 老师是这么起来的 .....	1190
17. 那时孟禄很受重用 .....	1194
18. 张作霖、杨宇霆之死是有因果关系的 .....	1199
<b>第三十三次访谈 新旧两派 郭松龄之死 三角同盟 .....</b>	<b>1205</b>
1. 那时候奉天分新旧两派 .....	1205
2. 郭松龄之死与杨宇霆有关 .....	1214
3. 我母亲信那些跳神的 .....	1224
4. 杨宇霆和我父亲闹过别扭 .....	1224
5. 徐树铮是个奇才 .....	1227
6. 杨宇霆是老师的参谋 .....	1229
7. 在我手底下杀人很少 .....	1230
8. 杨宇霆外号叫小诸葛 .....	1232
9. 张宗昌这个人很奇怪 .....	1232
10. 我父亲真是钦佩袁世凯 .....	1239
11. 老师打死两个日本兵 .....	1241
12. 三角同盟完全是对曹锟的 .....	1242
13. 搜查苏联大使馆是英国使馆给的消息 .....	1244
14. 我毕业考第一，父亲送我一把刀 .....	1246
15. 王永江对东北贡献很大 .....	1249
16. 宋子文是当外交部长的料 .....	1252
17. 一定要请两个日本顾问 .....	1253
18. 我的飞机是美国的 .....	1255
19. 老师最得力的助手是王永江 .....	1256
20. 本庄繁把我的家产送到北京 .....	1259

21. 大家怀疑郭松龄的叛变与我有关系 .....	1263
<b>第三十四次访谈 共产党太厉害 贵阳治病 统一问题 .....</b>	<b>1267</b>
1. 最喜欢四弟张学思 .....	1267
2. 共产党太厉害了 .....	1271
3. 蒋先生愿意听小话 .....	1272
4. 我善于在不同人之间调和 .....	1277
5. 我是靠我父亲起来的 .....	1282
6. 保险箱里的收据 .....	1286
7. 国民党投过炸弹 .....	1288
8. 我父亲生活很简朴 .....	1289
9. 卢永祥根本没到过东北 .....	1290
10. 陈布雷与《西安半月记》 .....	1291
11. 陶克陶胡是老师讨平的 .....	1292
12. 我们睡觉根本不关门 .....	1294
13. 没有蒋夫人，戴笠就把我弄死了 .....	1299
14. 曾约农和曾宝荪都是了不起的人 .....	1305
15. 一时不能统一，各人干各人的 .....	1306
16. 我从来不题名张汉卿 .....	1309
17. 厉害的仗都是我去 .....	1309
18. 我救的不是汪精卫 .....	1313

# 第二十九次访谈

## 信奉基督教 如何研究历史

访谈者：张之丙（简称“访者”）

被访者：张学良

同座者：赵一荻

访问日期：1992年7月9日

访者：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我们在张府继续做录音访问，现在开始。

### 1. 告别政治和尚

张学良：因为那时陪着我们的人叫刘乙光，他就是研究佛学的。台湾的几个大和尚，有名的和尚我差不多，我都谈过。我本来在溪口时，我就跟雪窦寺的主事叫……跟他很好，也谈过，也谈××（两个字听不清），那个人是个政治和尚，我们两人谈得很好，所以我对佛教，相当地知道。也有用处。

赵一荻：要不后来他就沉沦在佛教之中了。

张学良：所以他跟我说，他开玩笑说我是三教九流。

赵一荻：那时候你就沉沦在佛教之中了。夫人来了，把你从佛教中给……

张学良：夫人来了，她不赞成。她问我，我就给他讲佛，她待了半天，她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那我说……她说，你研究研究基督教好不好。那我说，基督教我年轻时也知道，但是我怎么研究，我一个人。那么她就想起，她就说曾老先生，曾……

赵一荻：曾约农。

张学良：后来她说，哎呀！曾约农现在，他有血压高、心脏病。后来她就再想，她说好啊，她说那谁在这儿，董显光在这儿。

赵一荻：那时董显光正式辞去了政府，从美国大使调回来了。原来董显光在美国当联合国驻美大使。

张学良：那董显光，我们在北大我们都很熟，我们很熟很熟。她说好了我给他打个电话。她就给董显光打一个长途电话。她问董，董显光说，我很赞成，我愿意来。董显光来了。我们讲英文呢。董显光对基督教也不是顶深的。我就在这里加一段。那时候跟我在一起有个叫刘乙光。刘乙光有一个小姐，她是淡江<sup>①</sup>的学生，她也是基督教的学员。我跟董显光两人辩论基督教，她听见了说，比我们讲课都热闹。

访者：刘乙光的女儿也是……

赵一荻：不是什么有学问，在中学念的书，是在教会学校念书。她也没有对基督教有什么研究。就是热闹点。

访者：说实话，我可以想象得到，您和董显光两位能有各个不同的政治和军事的背景来谈基督教，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讨论是非常难得的。不只比听课要热闹，而且我觉得谈得也深。但是后来曾约农先生一直就没有跟您联系吗？

赵一荻：后来我们一直有来往啊！跟曾先生，跟老曾啊。我们到了这儿，我们搬到这儿后，我们常常来往啊。跟曾宝荪<sup>②</sup>啊，曾约农，他们两个人可真是了不得，那真是。

张学良：有一句话，谈一席话，胜读三年书，哪可是 [有学问]。

赵一荻：我们研究神学，也是受到她，曾宝荪的鼓励。曾宝荪每个礼拜看一本书，不管中文、英文。

张学良：她的眼睛很坏。

赵一荻：她的眼睛啊，近视得，这么看。完了我们俩就说，你看人家，人家这样的眼睛，人家每个礼拜看一本书。我们还有这两个眼睛，我们也不看书，什么也不研究。这才开始，还有夫人就介绍周联华了，就派周联华来，他就问夫人，找谁？夫人说我让周联华来帮你忙！念神学。完了周联华来了。

张学良：这有很大的关系。

---

<sup>①</sup> 即台湾淡江大学。成立于1950年，当时名为淡江英语专科学校，1958年，改为文理学院，1980年升格为大学。

<sup>②</sup> 曾宝荪，字平芳，号浩如。湖南湘乡人。清末重臣曾国藩曾孙女。早年加入基督教。先后入读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



赵一荻：完了你就问夫人，我找谁来帮我的忙呢？我研究这基督教，谁帮我忙呢？

张学良：想一想。

赵一荻：夫人就推荐周联华，周联华就来了。来了没几天就念中文本的神学，总是买不到资料，好的课本资料都没有。中国根本翻译的都是很旧的书了。

张学良：而且翻译得乱七八糟。

赵一荻：后来周联华就建议，你们申请，我跟你们去申请。他叫 exchanging 什么……就介绍跟我们申请入学。

访者：以后等于周联华牧师要紧的了，往前错一错，董显光先生等于说是，起了个头。

赵一荻：不不不，董显光来的时候，他要，先是研究英文。他看不见字，要读英文，拿什么当课本呢？这也要紧的了，拿什么当课本呢？我给她讲这个。

张学良：你讲吧。

赵一荻：在这个周牧师来以前，董显光呢，是来跟他研究英文，教他念英文。课本是什么呢，就是夫人送了他一本书。×××××（录音不清）这本书，就这本书，翻译这本书，两个人就是……

张学良：我把那本书翻了。

访者：您上次给我的，就是那本……

张学良：就是那本。

赵一荻：就是这本书，后来董显光中风了，完了跟他太太到美国去了，这才派了周牧师来。

张学良：大概是这个样子，不过，董显光啊，那个书啊……董显光啊，周牧师和董显光早就认识。他们有关系。董显光讲不了这些个事，所以他就打电话问，这玩意儿怎么讲？这句话怎么讲？

赵一荻：后来董显光走了吗，夫人就介绍了周牧师来。他在幽雅路招待所……（录音不清）他就住在荣总医院<sup>①</sup>。那时候政府就给他一个，荣总医院有个大夫的房子给他们老夫妇住，他们就住在那儿。

---

<sup>①</sup> 荣总医院，全名为荣民总医院。位于台北市，是台湾地区最早成立医学研究部门的医院。1959年开始门诊、急诊作业。最初服务对象仅限于在台退役官兵，后逐渐开放至一般民众。

访者：不是上一次在纽约您没去，您九十一大寿的时候，他还来了呢？

赵一荻：谁啊？

访者：董显光。

赵一荻：没有。

访者：那是董谁？还有一个姓董的。

赵一荻：她说，你在纽约过生日的时候，董显光的儿子来给你拜寿。没有，他的儿子死掉了。

访者：那是谁啊？有一个姓董的，说以前也做过大使。

张学良：那是另外一个人。你说错了。

访者：那这董显光也有很大关系，要不是董显光，开始跟张先生研究这神学……

张学良：那这里我要插句话。这个董显光和我这一段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董显光是谁呀？董显光是蒋先生的老师。

赵一荻：蒋总统的老师。

张学良：蒋先生当年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董显光在中学教英文。那么所以他跟蒋先生很接近，很密切。这段事情蒋先生也就问董显光我这儿到底怎么样？

赵一荻：也是让董显光到这儿来考查他的思想什么，跟他接近，有这个意思在里头。不是故意派来，但是董显光这儿看你思想，一切怎么样。

访者：一开始董显光和您不是在这儿（指北投张宅），是在高雄，是不是？

张学良：是在高雄。

访者：老夫妇在高雄陪您一块念书什么的，然后……我们搬过来，他们也搬过来。住在荣总。

赵一荻：他们中风是在什么地方，是在那儿还是幽雅路？

张学良：董显光摔倒了，没中风，是在幽雅路。

访者：也就是说蒋总统对他的老师，给他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做，照顾他在荣总。同时又可以招呼你们。

赵一荻：有这个意思。

访者：所以您说这很要紧，因为他是老总统的老师，他跟蒋夫人关系很密切。

张学良：董显光的英文很好，蒋夫人那时有时候文章给他改。

## 2. 走向神学之路

访者：那时曾约农没有能来，可是经常到这儿来。

赵一荻：曾约农，等我们搬到这儿，才来的。我们在幽雅路没有来，我们搬好了以后才来的。

访者：您稍微给我们说一点，关于曾约农和曾宝荪。我们只知道，在外边只知道两位是学者。

赵一荻：是学者。

访者：我们没有亲身体会，您刚才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赵一荻：他是百科全书。

张学良：曾约农是百科全书。

赵一荻：他是学矿冶的。

张学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中文英文都好，他是学矿冶的。比方说，我们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跟你讲，简单随便说，我们那里半夜三点多钟发热，你晓得不晓得，有时候好像中午一样。台北的天气，他会解释这是为什么。

访者：您还记得是为什么？

张学良：他就给你解释为什么？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现在也说不出来了。我们就说他百科全书。

赵一荻：人家可说是精通。

访者：那可真是念书的人。

赵一荻：夫人有个秘书，还有曾宝荪。无论什么有价值的书来了，都让他们俩先看一遍。

张学良：曾宝荪比曾约农还厉害。那看书太厉害。

赵一荻：曾宝荪她自己耳朵响，去看大夫。大夫说你知道的比我还多，她说有关生理上的、医药上的书都看。

访者：学术上也是宝贝。

赵一荻：所以我们也受到她……人家真是鼓励我们，她看书这么看。

张学良：曾宝荪很喜欢她（指赵一荻）说话。

访者：喜欢您。

赵一荻：我就奇怪，人家这么有学问，跟我有什麼好谈的。

访者：噢，谈话是吧？

赵一荻：她说，我喜欢跟你谈话。我问为什么呢？她说跟我谈话不用带助听器，我这才明白（笑声）……我跟他（指张学良）喊惯了嘛。

访者：噢！她也有点耳背。

赵一荻：背得厉害，非常幽默。我们很喜欢他们两个人，每回跟他们在一起，都能学会一点知识。

张学良：谈一席话，胜读几年书。

访者：比如半夜三更温度上升这些事。

张学良：尤其是曾约农，他不但是外国的学问，中国的学问也很好。

赵一荻：不是曾约农，曾宝荪自己写一本自传很有意思，她喜欢看书到什么程度呢？她家里的家传就是曾家吗，她有一个藏书楼。小时候家人不让她到藏书楼去翻。她能自己爬上去看书。你说她多爱书。

访者：这是家学渊源。

张学良：她没出嫁，为什么没出嫁？

赵一荻：她的意思是这样，在我那个年代，也就是她那个年代，要是嫁人了就得听夫家的，就是丈夫家里的。我给人当媳妇，我就要三从四德。那她就说，我要做我自个的事情就不能有家，有孩子就不能……她自己在湖南办教育，办益方中学。她拿她的学生当女儿一样，每个学生什么性情、什么秉性她都清清楚楚。她实在是爱这些孩子啊。

访者：可以说百分之百的奉身于教育，你们也可以跟她谈谈办同泽中学时的情形。

赵一荻：我们也不办学校了，还谈那个干什么。我们从她那儿得到许多知识，成为益友。

访者：说实话，从高雄到台北这一段，董显光先生和曾氏兄妹对您有很大的影响。

赵一荻：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访者：他们两位也是基督教徒吗？

张学良：很好的基督徒。

访者：那时候做礼拜<sup>①</sup>您去吗？

赵一荻：去，一开始他去，我们结婚以后，我才能去，因为我们没有结婚，

---

<sup>①</sup> 做礼拜，基督教的主要崇拜活动，意思是对神顶礼膜拜。通常在教堂举行，也可在家庭中举行。

我不能和他去。

访者：曾约农也是到那儿去，董显光也是……

赵一荻：曾宝荪是凯歌堂里的什么……

张学良：执事<sup>①</sup>吧。

赵一荻：他们有个祈祷会。

张学良：他那时是在荣民院。

赵一荻：我跟董太太<sup>②</sup>到荣民院做礼拜。

张学良：我们俩结婚是因为到凯歌堂。因为凯歌堂规矩很大，没有结婚，她不能去。

赵一荻：不是正式结婚的不能去，乱七八糟的人都不能去。总统也在那边做礼拜。

访者：这凯歌堂是怎么发起的吗？

张学良：凯歌堂就是总统的私人礼拜堂，我们可以进去，很多人不能去。

访者：现在老总统不在了，经国总统在生前是不是也常去啊？

赵一荻：也去。不常去。

张学良：从前去，老总统过去了，他就不常去了。

访者：现在凯歌堂……夫人也回美国了。

赵一荻：凯歌堂现在还有这个组织。

访者：噢，这个组织还在。

赵一荻：现在好一点，因为夫人总统不去，过去你有执照才能进。

张学良：从前警戒很森严。

访者：您从前到凯歌堂去做礼拜，经常见到他了，虽然不是面对面谈话，可实际上您和总统还是能见到的？

张学良：不是面对面，做礼拜时，他在前头做礼拜，我们在后头做礼拜。

赵一荻：他来了，我们就看到了，要看他来不来。

访者：他也看到您，那夫人是经常去的？

张学良：也不一定，不过还是夫人去的时候多。

访者：再跟您请教一下，凯歌堂完全为了总统的关系，谁能去啊……警备都很严的。其他的教会比如说，宗理会除了聚会，每个礼拜天会有

---

① 执事，源自《新约·使徒行传》，原意为“仆役”，是由信徒推选出来帮助办理教会事务的信徒。

② 董太太，指董显光的夫人赵荫芳。

聚会，您这儿有吗？

张学良：没有，只是做礼拜。

赵一荻：什么茶经呀，传技啊，都没有。

张学良：本来茶经，传技都有，这里都没有。

访者：您要到荣总去……

赵一荻：董氏夫妇专门对荣民讲的。那就拿大礼堂在那儿讲，本来他们老夫妇两个准备在台南盖养老院，后来没盖，就到处传道。

访者：董氏夫妇到处传道。凯歌堂第一任牧师就是周联华吗？

张学良：就是他，此外，还有一个陈老牧师<sup>①</sup>，另外还有一个卢其沃<sup>②</sup>。有时也从外边请牧师来，请外国人。

访者：周联华能够到凯歌堂，当然是与蒋夫人的关系。

张学良：那我们就知道了。

访者：他是陈老牧师和卢老牧师的学生吗？

张学良：陈老牧师是中华基督教会，那个教会是有名无实的教会，是老总统的教会，实在是没那么个教会，我们都算中华基督教会的。

访者：中华基督教会聚会的地方叫凯歌教堂。

赵一荻：那不是中华基督教会的教堂，是老总统的私人礼拜堂。周牧师介绍这本书，介绍这个地方……田纳西<sup>③</sup>，可以让之宇的姐姐去，她姐姐住这个州。现在他（张学良）念这个可不容易，怎么个念法呢？每回来了，周牧师念，念了把录音录上。他（指张学良）念英文不成，周牧师把它翻成中文，用录音带录上。等到周牧师下礼拜来，他就听这个录音带。张先生不是看不懂英文吗？他就听这个录音带。听完之后，他就回答这些问题。每一课都有问题，答了之后用中文写，周牧师来了给翻成英文，翻了以后寄到海乐学校去，每一课都是这样。

张学良：我念十几年才毕业。

赵一荻：你想想念起来多费劲呀！

访者：一共念多少本呢？

---

① 指陈维屏，北京人。曾任南京凯歌堂主持。蒋介石迁台后，在士林官邸建造凯歌堂，陈仍为主持。1964年张学良与赵一荻结婚典礼，陈为证婚人。

② 卢其沃，早年留学美国。曾在台北士林官邸凯歌堂任牧师。

③ 田纳西，美国南部的一个州。1796年被接纳为美国第16个州。

赵一荻：Sixteen courses，现在不止 Sixteen courses，本来是 16 个 Courses，后来我们又念了别的，我都忘了念了什么了。

访者：您念完了他发给您文凭？

赵一荻：结业文凭。要求的课程都做好了，就发给你这个。

访者：我可以用英文跟您谈这个。

赵一荻：他根本不看英文，周牧师翻成中文给他，他拿中文写了，周牧师又翻了英文拿回去。

访者：您的那个文凭应该包括周联华先生，你们两个人共同努力的。不过您就是自己念的。

赵一荻：我直接念也有好处啊！我英文就进步了，从前一开始，他还有这个功课本，我每一页都要查几回字典，大概要查六七回字典。

访者：一开始要查，慢慢地就不需要查了。

赵一荻：这好多恐怕你都不认得，它有很多术语啊！还有过去的，将来的一些东西你都要查，不查不行。

张学良：我跟你讲外国的课本写得真好，另外还有一个功课本，有个 guide。

赵一荻：每一课都有了。

访者：您刚才说课本写得特别好，您认为……

张学良：简明，不像中国课本那么啰唆，人家写得真好，你一看就明白。中国的写得啰唆。你懂得英文，一看就明白，我认为美国写这课本写得真好，不像中国人整得那么罗罗嗦嗦的，人家不说斩钉截铁，但差不多把东西都包括到里边了。

访者：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课本的安排，正课参考的东西的答题……配合得很好。

张学良：由浅入深，第一课，第二课，人家解释东西，解释得很清楚。我很佩服美国的教育，要看这个课本，念这个书，假如你还不明白，那简直是笨蛋透了。

访者：这是很宝贵的，（赵一荻：多少年的工夫）您一下子就是十九年。您两位一块儿念。

张学良：容易得很。

赵一荻：我也不容易，我起头后，每一篇都得查字典。

张学良：人家去给你查，都得弄清楚。

赵一荻：字典也得去查，好多都不懂。

访者：周联华牧师经常来？

赵一荻：每个礼拜一次，每礼拜四来。

访者：现在当然不来了，来了之后陪……

赵一荻：帮他翻书，他看了，看了以后用中文给他讲啊！我们不懂的好问他呀！

访者：您呢？也是，也跟张先生一块儿念。

赵一荻：我就自己用英文，简单地答了。

访者：您这里收了十六本的课程，也不老少呢。

赵一荻：现在不止十六本，后来我们又念了很多。

访者：但不是一门一本吧？也有两三本的？

张学良：不一定的（录音不清）。

赵一荻：我们一开始讲希伯来吗，希伯来的历史。你得念希伯来历史，还有地理，是巴勒斯坦的地理。

张学良：研究基督教啊，不只是研究《圣经》，比如希伯来历史，基督教怎么来的，为什么基督教研究历史、地理。我很喜欢研究，现在希伯来的历史和地理也都忘了。人家外国人研究学问，要会英文、日文，我们买中国人翻译的东西，翻译得乱七八糟。不会外文不行，假使你会日文也行。

赵一荻：现在美国学工的人，还要会德文。

访者：我们学校至少要有两种外文。

张学良：你现在中国人想要研究点学问，非会外文不成，假使你会日文也成。

赵一荻：买书都买不到，我们俩去书店，想买点音乐的书，到书店一看，是二十五年前的书，你买不到书。

张学良：参考书也找不到，比较说，基督教的书多少还要多一点。

访者：基督在美国有一个最大的大本营叫 American Bible Society（即美国圣经会），是专门翻译……

赵一荻：周牧师就是那儿的。

张学良：《圣经》有很多的白话本。

赵一荻：现在版本多了。

访者：一开始的时候，我对《圣经》很有反感，我说它说的是什么话。

赵一荻：还有他中文不好。我们不是学文学的，当年翻译《圣经》的是外国传



教士<sup>①</sup>在广东，一开始是他翻译的，外国人翻译中文。有一本基督教参考书是中文的，是人家外国人写的，当年的传道士真了不起，所以他这上边用的话也不对，比如总督啊。但是当年是这样，不是现在，所以现在又出了许多白话的、Modern Chinese（即白话文）。但是就不同了，虽然是文章，用的词句都是过去的了。但是精华还在，你要看这个书，你是要得到这里边的意义，你不是看文章的好坏。你要看文章的好坏，你去看文学。好多人就是批评《圣经》，这不好，那不好。好不好，我们要讲真理。我们是讲真理，不是去找它的文章好不好。

张学良：《圣经》的文章不能算好。

赵一荻：好多人说那个词都是过去的了，现代人不懂啊！比如方伯<sup>②</sup>是什么？当年方伯是什么啊？

张学良：方伯是地方官。

赵一荻：方伯是地方官，现代人不懂了吗，所以有白话的嘛！

张学良：比方叫作什么？比如连战，他就应该叫方伯，就是一方的伯，一方的首长。

访者：那就是咱们的巡回使。

张学良：方伯不能指定是什么样的官，就是那个地方的首长，方是地方，伯就是首长。

访者：要说是困难，那都是当年的传教士翻的。

张学良：这个方伯呀，我给你解释，一个县长也可以叫方伯，一个省长也可以讲方伯，这个地方的一个长。

访者：那就是地方首长。

张学良：首长。

访者：您十九年下来，可以说学习的过程，不要说您学什么，这个学习过程和这个 Insistence conception（即坚持观念）。

赵一荻：他有兴趣吗？没有兴趣就不念了。

张学良：我有兴趣，我这个人最喜欢研究。

---

① 传教士，基督教传播者，亦称宣教师或宣教士，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

② 方伯，殷周时代一方诸侯之长。后泛指地方长官。汉以来之刺史，唐之采访使、观察使，明清之布政使均称“方伯”。